



革命卫生工作回忆录

人民卫生出版社

1254/32

革命卫生工作回忆录

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宣传部 编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721820



人民卫生出版社

721820

出版者的话

为恢复和发扬革命优良传统，我们出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宣传部编辑的《革命卫生工作回忆录》。这本回忆录，是由卫生战线部分老战士撰写（个别篇幅是他们口述、别人代为整理）的。他们以极大的热忱，真实地记述和颂扬了毛主席、周总理、朱委员长亲切关怀我军卫生工作，爱护伤病员的生动事迹；颂扬了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我军卫生工作从无到有、白手起家，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，办学校，办医院，一面收治伤病员，一面培养干部，训练人材的革命创业精神。文章特别颂扬了那些放牛娃、童养媳出身的青年红军战士，经过短期训练和刻苦学习之后，出入硝烟战火，忍受饥饿疲劳，攀山涉水，流血流汗，去抢救、救护和转运伤病阶级兄弟的光辉事迹。他们有的在战火和艰苦的环境中牺牲了，有的后来成了我军卫生工作的中坚。在牺牲的烈士当中，大都是一些无名英雄，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。他们的献身精神和革命业绩，同在战场上和在敌人的刑场上壮烈牺牲的英雄们一样，是十分感人的，永远是激励我们前进的力量。

这里编辑出版的，是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卫

生工作的部分文章。我们热烈希望，在战争年代从事卫生工作，或对那个时期的卫生工作有着切身感受的老同志，都来写这样的回忆录，把自己经历和感受的战争年代我党、我军卫生工作的光荣传统，老一辈革命卫生战士的崇高精神和英雄事迹写出来，教育和鼓舞我们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，继承和发扬革命优良传统，把我国卫生工作做得更好，努力攀登医学科学高峰，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贡献力量。

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

一九七八年四月

目 录

忆毛主席对红军卫生工作的关怀	贺 诚 (1)
毛主席扶我们上担架	游好扬 (11)
黄冈医院	戴正华 (14)
井冈山红军医院	文司勋、黄 岚 (18)
我们的红色医院	林之翰 (21)
洪湖伤病员之家	周长庚 (27)
在战火中诞生——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	
的创办	陈志方 (34)
中央红色医务学校的诞生	傅连璋 (45)
红色军医的摇篮——回忆红军卫生学校	张汝光 (49)
回忆我的护士生活	周东屏 (56)
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在瑞金	孙仪之 (63)
日行百里运伤员	潘家珍 (69)
风雨同舟	白崇友 (77)

忆毛主席对红军卫生工作的关怀

贺 诚

每当我回想起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红军卫生工作的关怀，使我更加怀念毛主席，更加珍视毛主席亲自培育的我军卫生工作的优良传统。毛主席亲切教诲的情景，依然历历在目；我军卫生工作的优良传统，愈加熠熠发光。

—

在红军初创时期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和疯狂围剿，红军中的医务人员和药品器材，都极端缺乏，伤病人员得不到及时的必要的医疗救护，严重地影响着红军的战斗力。

为了适应当时频繁战斗的需要，加强红军的卫生工作，党决定调派一批医务人员到中央苏区工作。一九三一年四月，我被派到当时中央苏区军委所在地江西龙岗，组织总军医处。从白区来到苏区，从在白区搞地下工作到直接为红军战士服务，这一切都使我感到非常新鲜，非常高兴。但因为情况很不了解，到底如何开展红军的卫生工作中无数。于是，我打算先下部队熟悉熟悉情况。

不久，我来到部队中进行调查，这里是反“围剿”战斗最激烈的前线。听说毛主席正在这里指挥打仗，我很希望能见到主席，请示汇报一下工作。我专程来到前线司令部，一位工作人员用手指着一隔两半的里屋，说：“毛主席就在里面。”我喜出望外，大步向里屋走去。一进屋，发现主席正和衣躺在床上，一看便知道是工作间隙的一次小憩。由于战斗紧张，毛主席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，研究战地情况，处理来自各作战部队的电报，夜里根本睡不着觉，只能在白天抽空合一合眼。看到这种情况，刚想退出来，但没来得及，我冒失的脚步声已把主席惊醒了。毛主席看见我，便站起来，亲切地握着我的手，招呼我坐下。我仔细端详着毛主席，大概是由于操劳过度，他面庞显得清瘦，但一双眼睛却非常精神。

“总军医处的情况怎么样？你们几个人？”主席先问我。

“我们一共四个人，后方的事情才开始搞，前方的情况尚不了解。”我回答说。

“现在到前方来走一走，看一看，就很好嘛。”主席笑着说。

我真想把心里话一下都给毛主席讲：“党派我参加北伐革命，当过医生。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广州起义，在红军第四师工作。广州起义失败，曾在广州、香港、上海、武汉做地下工作。现在到苏区来，工作很生疏，力不胜任。”

毛主席亲切地勉励我说：“生疏不要紧，多注意调查研

究，慢慢就熟悉了！”

听了这些话，我打心眼里感到热呼呼的，增添了做好工作的信心。接着，我向主席汇报了刚在前线了解到的部队卫生机构不健全的情况。

毛主席说：“除军团部、军部建立卫生机构外，从连队到师都要建立卫生机构，设置卫生人员……要注意加强对卫生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，要向广大干部战士宣传卫生知识……。”

毛主席的话我都一一牢记在心上，原来心中的许多顾虑，一下子都烟消雾散了。为了不影响主席的工作，我起身告辞，主席亲切地把我送到门外。在战斗的前线，初会毛主席，他的一言一行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，他对卫生工作的关怀，时时激励着我发愤工作。打那以后，在工作中遇到了什么困难，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只要有机会，我都要向主席请示和汇报，每一次都能得到主席的明确指示。

不久，我们按照毛主席对卫生工作的指示，陆续在团设卫生科，在连队和各机关单位设卫生员，分别组建了野战医院、兵站医院、预备医院、后方医院等医疗机构，使前后方医疗机构既有分工，又互相配合。为了便于领导，统一了从连队到方面军的卫生机关、职称、编制等。为了普及卫生知识，我们注意在卫生人员中交流经验，提高技术水平，克服了物质和技术条件上的极大困难，编辑出版

了《健康报》、《红色卫生》、《卫生员讲话》等卫生书刊。我们还针对当时部队发病率较高的四种常见病：疟疾、痢疾、下腿溃疡和疥疮，运用给部队上卫生常识课、唱革命歌曲、演活报剧等多种形式，广泛宣传疾病的预防、诊断和治疗方法，收到很好效果，大大减少了发病率。这使我更加体会到毛主席对卫生工作指示的英明正确。

在毛主席的指挥下，前线战斗节节胜利，红军队伍日益壮大，我们医务人员的数量、水平和卫生工作的现状，远远不能满足形势发展和作战的需要。尽管从白军中俘虏过来的一些医生，经过教育、改造后扩充了我们的队伍，但人数极其有限，看来这种办法还不是解决问题的长远之计。我们曾经打算办医务学校，培训我们自己的医护人员。毛主席肯定了我们这个建议，说：“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，应该多训练些军医。”并且关切地问：“办学校，什么人教课？”毛主席听说教员主要是从白军俘虏过来的医生，立即指示说：“要注意，要重视政治教育，培养红色医生。”根据毛主席的指示，我们于一九三一年冬，在江西兴国莲塘附近创办了红军第一所医务学校——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，并且把主席关于培养政治坚定、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指示，作为办校方针。教学中注意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把部队常见病的治疗作为教学的重点内容，在较短的时间内，培训出一批既有政治觉悟，又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卫生人员，大大扩充了红军的医疗卫生队伍。

二

一九三一年九月下旬的一天，毛主席在水头庄作了关于第三次反“围剿”胜利的总结报告，和“九一八”事变情况的传达，使同志们进一步了解了当时的时局和我们的作战计划。会后，毛主席指示我说：“总医院政委、党委书记调任总司令部后方主任，由你去总医院接替他的职务。”我说：“政治委员、党委书记的工作过去没有做过，怕是干不了啊！”主席又和蔼地说：“边干边学嘛！只要多接近群众，虚心征求大家的意见，不愁做不好工作。你去了，还是先调查研究，了解情况。要加强对医务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，要他们好好为伤病员服务。看病要仔细，态度要好。”

呵，毛主席考虑得多么细致周到！我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更加深了。这次跟往常一样，我从主席那里汲取了精神力量，坚信再艰巨的任务也能完成，再大的困难也能战胜。怀着这样的心情，来到了设在兴国莲塘的中央工农红军总医院。

刚到医院上班，就收到一份死亡报告：一名红军战士因长疥疮牺牲了。我听后，大吃一惊，十分痛心，怎么，疥疮居然害死了人！顿时想起临来时毛主席的指示，更感到肩上的重任，一定要把党和毛主席的关怀，送到每一个红军战士身上。我走进用茅草搭的病房里，看到伤病员缺少床位和被褥，躺在稻草堆里，条件异常艰苦。我还发现

个别从白军过来不久的医务人员，到病房看病，常常只是随便问几句，态度不好，诊断也很不认真。当然，那时人手少，一个医生要负责治疗二百多名病人，也是一个客观原因。另外，医院里药品极度缺乏，动手术用的器械，象锯子之类是从当地木匠那里借来的，做手术时伤病员要忍受很大的痛苦。我们立即召集全院医护人员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要爱护伤病员的指示，并在党委会上提出了医院工作应以“一切为了伤病员”作为全院各行各业的方针，党委一致通过了这个提议。据此，我们广泛地对医务人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，提高大家的阶级觉悟，增进对伤病员的阶级感情，特别对白军中过来的没有得到教育改造的卫生人员，加强了教育，表扬优点，批评缺点，定期检查每个人的政治表现和工作态度，很快使医疗作风得到较大改进。

记得有一天，毛主席特地到医院来看望伤病员，进行慰问和检查工作。主席热情地询问伤病员的生活，察看伤病员的伤势，安慰他们安心养伤。我一边跟随主席看望伤病员，一边向他汇报医院情况。当谈到药品器材仍然缺少时，毛主席说：“这些都要自己动手，解决困难。”主席的话使我心里豁然敞亮，我问主席：“我们能不能自己办工厂？”毛主席高兴地说：“那很好呵，可以试一试！”于是，在毛主席的热心支持下，我们自力更生办起了中国工农红军医药卫生器材厂，制造出大量的医用棉花、纱布、绷带，还有一般的外科器械和中西药品。没有制药原料，我们就上山

采集草药。为了适应行军作战的要求，我们还改革剂型，把中草药粉碎做成片药、丸药，便于发放、携带和服用，深受部队欢迎。这样一来，红军严重缺乏药品器材的情况有了好转。

一九三二年春季，第三次反“围剿”胜利后不久，毛主席受到“左”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排挤和打击，离开前线，在后方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毛主席依然关心着红军卫生工作的开展，经常给我们以指示。毛主席在一九三三年写的《长冈乡调查》这篇著作中教导我们：“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。如长冈乡一样，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，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，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。”这使我们对卫生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我们红军的卫生工作，也不仅是个防病治病的问题，它与整个苏区的军事斗争、政治斗争、经济斗争密切相关。我任军委总卫生部长兼任政府卫生管理局长期间，在起草卫生管理条例时，毛主席还亲自主持会议，并作了在目前情况下，条例的要求不要过高，要研究实际情况，从实际出发起草条例的指示。我们按照主席的指示精神制订了可行的管理条例。后来，按照条例，每个乡都建立了卫生委员会，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，对于革命根据地建设发挥了应有的作用。

三

一九三四年十月，红军主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。我们总卫生部随军委行动。

出发前，部队补充了卫生人员，发放了药品，对行军作战中的卫生工作也做了布置。长征初期，由于“左”倾机会主义领导推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路线，搞长途大搬家，我们卫生部门也携带了大量器材辐重，行动非常不便，这种状况对于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非常不利。遵义会议后，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部署，我们总卫生部进行了整顿和精简，荫蔽了暂时不急用的器材物资，抽出精壮人员充实战斗部队，以增强部队的战斗力。这样，我们也能轻装前进，有精力关心部队的卫生工作了。

一九三五年六月，我们随一方面军飞渡大渡河，经天全、芦山、宝兴，然后翻越夹金山，于懋功一带与四方面军会合。接着，中央政治局于毛儿盖召开会议后，毛主席率右路军继续北上，而张国焘则背道而驰，蒙蔽和挟持四方面军，以及未来得及随毛主席北上的一方面军一部和机关南下，总卫生部是被挟持南下的单位之一。这一时期，毛主席虽然和我们不在一起，但他对卫生工作的关怀一直鼓舞着我们。

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，部队二过草地时，粮食非常缺乏，需得采集野菜充饥。为避免误食有毒的植物，我们

按照毛主席关于卫生部门要好好为部队服务的指示精神，认真搞了调查和试验，向部队公布了可食用的野菜名称和图样，先是三十种，后又增加到五十种，因为不够吃，最后宣布凡是牛、马、羊能吃的植物都可以采集。一路行军，我们还结合实际需要搞卫生宣传。翻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，气候变化突兀，山脚下炎热似火，山顶上冰封雪盖，又缺少氧气，我们就进行防冻防窒息宣传，要同志们行军中不要停留，以防意外。沿途一路，我们还经常做群众工作，安排伤病员住在老乡家养伤，留给一些钱用来买药，使暂时不能随大队继续北上的伤病员得以妥善安置。

我们一方面要同自然环境、疾病斗，另一方面又要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斗。我们从搞好部队卫生工作出发，根据毛主席对卫生工作的一贯指示，对四方面军的卫生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。张国焘对此极为不满，公然说这样做是扩大毛泽东的影响，尔后，对我们进行了围攻和迫害。部队驻扎在阿坝时，一天深夜，张国焘突然派人闯进住屋，随意搜查我的衣物和文件，还企图牵走马匹。事后我向张国焘写了一封抗议信，第二天又找他当面说理，他哼哼哈哈，理屈词穷。

我们利用部队在天全、芦山一带停留的时间，专门举办了一期卫生干部训练班。参加者三百余人，除了进行必要的业务训练，主要向他们宣传毛主席对卫生工作的一系列指示，宣传红军卫生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。我们还召

开了卫生系统的政治工作会议，经过讨论，拟出一个文件，主要内容是加强卫生机关的思想政治工作，要求医护人员热心为伤病员服务。张国焘得知后，提出文件须经他审查修改。但是，在很短的时间内，我们就把文件发下去了，张国焘也无可奈何。我们卫生部门的医护人员，在复杂的斗争条件下，以实际行动做好工作。长征路上，找到能吃的东西，首先让伤病员吃；找到避风雨的地方，首先把伤病员安置好。这样一来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得人心，广大指战员更热爱毛主席，心向毛主席。一九三六年十月，红军一、二、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终于彻底破产了。

在全国军民紧跟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，进行新的伟大长征之时，回顾毛主席对红军卫生工作的亲切关怀，发扬我党我军卫生工作的优良传统，必将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卫生工作做得更好，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发挥应有的作用。

毛主席扶我们上担架

游 好 扬

直罗镇战斗正激烈的时候，当时敌人还在拚命反冲击，侧射火力很厉害，担架队上不来。同志们把我们五、六个伤员，暂且安置在散兵坑里。

阵地上的烟雾慢慢飘散，东方吐露出黎明的曙光，映红了远方的天际。枪声，渐渐稀疏了，远远地可以看到一群一群俘虏被押解着走下战场。这时，一个趴在散兵坑沿上的轻伤员，突然高声喊道：

“毛主席来了！毛主席来了！”

听这话，我忙问：“在那儿？”他兴奋地说：“你快朝山下面看嘛！”我挣扎着抬起身子，伸着脖子往山下一看：可不是，毛主席穿着青布衣服，顺着山路向这边走来。后面是周恩来副主席和罗瑞卿局长。他们边走边说，察看这个枪声未息的战场。

五、六个伤员中间，大都没看见过毛主席，所以都昂着头，嘴里还说些什么。大家见毛主席向我们走来，都想站起来去迎接，可是伤口疼得厉害。毛主席抢先两步来到我们跟前，挨个地看了我们的伤口，慈祥地安慰着我们。

说担架队一会就上来，要我们到医院好好休养，不要老惦记着前方。周副主席也是不停口地安慰。我们负伤以后，心情很烦躁，听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温和亲切的话，心里顿时清爽了许多。我看看其他几个伤员脸上，也挂着抑制不住的微笑。

同志们都在和毛主席、周副主席亲热地谈话，我很羡慕，也想和毛主席、周副主席谈几句，可是因为伤着了喉咙，一张嘴伤口就向外流血。毛主席、周副主席见我这个样子，急忙摇摇手，不让我讲话。幸好有一个同志，把我要说的话讲了：

“毛主席，周副主席，前面还在响着枪，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？”

毛主席笑着看了看周副主席和罗局长，然后幽默地说：“怎么，只许你们到这儿来吗？”逗得大家都笑了。

毛主席吩咐人去找担架，又取下自己的那只军用水壶，拔掉塞子，把水倒在一只小杯子里，喂我们水喝。因为我最靠近主席，所以接到的是第一杯。毛主席一手拿着水壶，一手端着杯子，俯下身，将水送到我嘴边。在这黄土高原上，这水是多么珍贵啊！自从子弹打穿喉咙，嘴里的唾沫早就咽干了，无时不在盼望着水。现在，见了这杯清水，恨不得一口把它喝下去。可是嘴唇刚碰碗边，我抬眼看见主席干裂的嘴唇，不由得迟疑起来。毛主席看出了我的心思，象哄小孩一样亲切地对我说：快喝吧，喝点水会